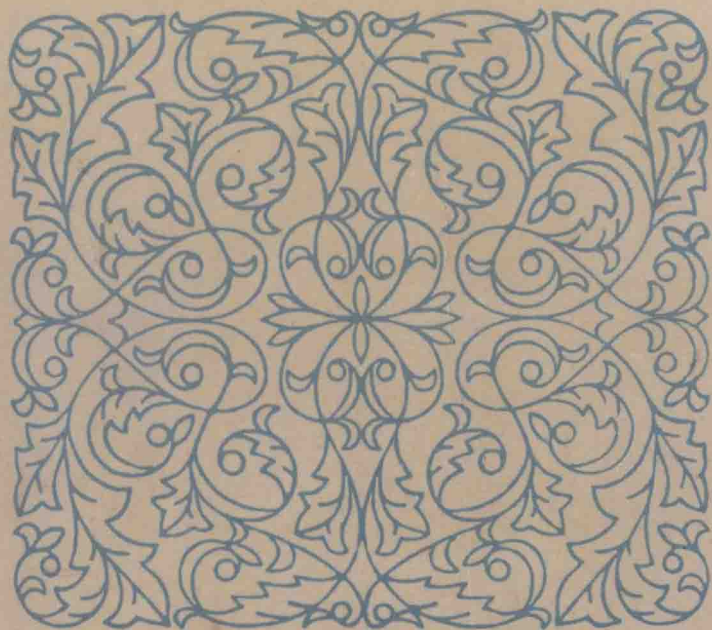


民國叢書

第四編

· 56 ·



民國叢書

第四編
· 56 ·

文學類

德國的古典精神

李長之著

法國文學的主要思潮

徐仲年著

北歐文學

李長之著

唯美派的文學

滕固著

西班牙文學

萬良濬
朱曼華著

上海書店

李長之著

德國的古典精神

本書據東方書社1943年版影印

序

我常說，我有三個向往的時代和三個不能妥協的思想。這三個向往的時代：一是古代的希臘，二是中國的周秦，三是德國的古典時代。那三個不能妥協的思想：一是唯物主義，二是宿命主義，三是虛無主義。

唯物主義的毛病是不承認（至少是低估了）人的價值，宿命主義的毛病是放棄了自己的責任，虛無主義的毛病是關閉了理想的通路，所以我都不能妥協。至於出之於任何方式，那倒是次要的事，從素樸的唯物主義如俗諺所謂「人窮志短，馬瘦毛長」，到馬克思以精確的經濟學為基礎的唯物史觀，我一律不能妥協。從魏晉時代所偽託的楊朱思想，所謂「久生奚為，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況久生之苦也乎」，到禪宗所謂「原是臭骨頭，何為立功過」，（壇經）到俄國在革命前的宿命主義和虛無主義，我一律反對。唯物，宿命，虛無，三者往往相鄰，我也不管是今人，是

古人，是外人，是國人，是上智，是下愚，凡是這種思想，我就一律憎惡。

而且不但我憎惡，就是那些主張者本人，也有時會憎惡。我從未見過一個真能始終自圓其說的唯物論者，宿命論者，虛無論者。他們往往漏出一點破綻。但那露了破綻的地方，却也往往就是那唯一有價值的地方。黑暗是掩不住光明的。從邏輯上看，全稱否定的句子幾乎都含有矛盾，例如說：一切的話都是靠不住的，則假若這句話可靠，就可見還有可靠的話，假若這句話本身不可靠，那就更可見有許多話是可靠了。消極的思想之難於維持其立場，是正如否定的話之難免矛盾然。

理想主義則不然。理想主義往往能自圓其說。世界上的大思想系統，很少是唯物論，宿命論，虛無論，却往往是理想主義。我所謂的三個可向往的時代：希臘，周秦，古典的德國，尤其是在這三個時代中之正統思想，可說都是理想主義。人和豬狗不同，人總想着明天。人生究竟是材料，人生的價值乃是在這些材料背後的意義。這就是理想主義的根據。

希臘，周秦，古典的德國，在思想上有許多契合處。最顯著的是：都是企求完人，

都提高了人的地位，同時那些思想家本人都是一些有生氣的治人。關於希臘，周秦，我想會另有機會寫出我的傾慕，現在所呈獻給讀者的，只是古典的德國。我承認，這裏介紹的並不完全，但是借助於那些古典人物的光芒，也許在這裏仍能得其彷彿。在這裏，一共是六篇正文，和一篇附錄。六篇正文之中有三篇是譯文。我愛這譯文，也許還在我自己的作品之上。溫克耳曼是德國古典主義的建立者，所以置之於卷首。任興趣和坦率是溫克耳曼的性格，友情和藝術品是溫克耳曼的生命。但是奇怪的是，溫克耳曼反而主張由理智去把握美，這就可見古典人物都是多麼就全般的立場出發，也無怪乎他們以完人為理想了。溫克耳曼為歌德所向往，因而更增加了他在古典人物中的重要性。次一個應該敘述的人物是影響席勒很大的康德，所以緊接着就介紹了康德。對於康德的介紹很難，所以就索性用了康德自己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與一般人所見的康德文字迥乎不同，一點也不枯燥，乃是優美而富於詞藻的，可以令人恍然覺察出他確係歌德席勒的一羣。他提出了人性之優美與尊嚴性，這也確乎是德國古典精神的一個基石——提高了人的地位。像有所謂少年歌德之稱似的，我們也不妨在這裏稱之為少年康德。少年康德是有

深深的盧騷的影子的，正如歌德那裏的盧騷影子然。從這裏，也可看出德國古典人物在思想上的血緣。

溫克耳曼和康德敘後，就要叙到古典人物的兩大領袖歌德與席勒了；關於歌德，我所根據的是考爾夫的著作歌德之生活觀念，我明知道這不過是一部常識小書，然而我所取的正是藉此以便見出現在學者對於歌德的公論；關於席勒則是譯了一篇已經成為古典的宏保耳特的論文。在歌德那裏使我們知道如何是青年氣，人生的意義和解答都是何等，以及歌德的人本主義的來蹤去脈都是怎樣；在席勒那裏，則讓人知道席勒是一個具有多麼特殊的堅強的精神的人物，宏保耳特的論文是太深切動人了，他告訴我們席勒所鄰近的乃是一種較詩葉更高的境界，超過一切零零碎碎的各別的活動而上之，乃是最有力，最有威儀，最震撼了一切血肉之軀的一種境界，單稱爲自由是不够的，只可稱爲全然特出的超越一切的能力而後可。歌德所給人的是深廣，席勒所給人的是高峻。人生之極峯與人生之深度，可說全都在這兩個古典大師的身上發現了。

寫席勒寫得那樣好的宏保耳特本人也是一個煥赫的古典人物，所以繼之以介紹宏保

耳特。宏保耳特本人是一個完人，生活極其嚴肅，但是也十分了解美，他的世界是：語言學，歷史學，政治學，美學，和教育。古典精神的寄託是人本主義，宏保耳特也可以說正是人本主義的化身。

宏保耳特也許太嚴肅了，乃殿之以熱狂的詩人薛德林。薛德林是在古典主義與浪漫主義的邊沿上，雖然二者並不水火。薛德林仍然向往希臘，這裏依然是溫克耳曼和席勒的影子。那籠罩了薛德林的熱狂的，也可以說是一種盧騷的精神，正是這同一精神，籠罩過歌德，也籠罩過康德。附錄的一篇，是介紹『五十年來的德國學術』一書的，這似乎與古典精神無關，但其中有我對於德國學術的一般了解，這了解却正以得自古典精神者為出發。

也許有人說為什麼沒寫海爾德？我的答覆是：也算寫了，這就是散見在溫克耳曼的一文裏，和席勒的一文裏的。再說他們的精神是一個，所以也不必沾沾於某甲某乙了。人本的，熱狂的，藝術的；完人，治人！這就是一切。

假若精神上沒有共鳴，原無所謂了解。因此，我並不期望人人能向往這個古典時

三十一年八月十六日，長之記於渝郊

本書著者其他著譯

魯迅批判：（一九三六 東方）

道教徒的詩人李白及其痛苦：（一九四〇 商務）

西洋哲學史：（一九四一 正中）

哲學集：（一九四二 商務）

文藝史學與文藝科學（排印中 商務）

各篇著譯年月及原載刊物

溫克耳曼——德國古典理想的先驅

原名：德意志藝術科學建立者溫克耳曼之生平及其著作。

日草於濟南，（載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三卷四期）

康德對於人性之優美性與尊嚴性的提出

二十五年一月十三

原名：關於優美感與壯美感的考察。

二十五年八月八日譯畢於北平。載文

藝月刊十一卷一期，二期。

歌德對於人生問題的解答與收獲

（原名：關於考爾夫及其歌德之生活觀念的介紹。

三十一年六月十一日作於重

慶。載重慶時事新報學燈一八七，一八八，一八九期）

席勒精神之崇高性與超越性

（原名：論釋勒及其精神進展之過程。

二十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改譯於北平。

載文哲月刊一卷九期，十期）

宏保耳特之人本主義

（原名：洪波逝世百年紀念。

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寫於北平清華園。載同

年四月八日德華日報，又載同年天津益世報副刊

薛德林大橡頌歌

（二十二年四月八日譯於北平。

載清華週刊三十九卷五，六期合刊）

介紹『五十年來的德國學術』

（二十六年春作於北平。載中央日報貢獻三〇二期，又載同年國聞週報，及商務印書館出版週刊新二四一號）

目次

Ⅰ 溫克耳曼 (1717—1768) —— 德國古典理想的先驅	1
一 導言	1
二 溫克耳曼生活之三期	2
三 溫克耳曼的主要著作及其批評	16
四 結論——溫克耳曼之精神	47
Ⅱ 康德 (1724—1804) 對於人性之優美性與尊嚴性的提出	55
一 康德：關於優美感與壯美感的考察(譯文)——	55
二 論優美感與壯美感之不同的對象	63
三 論人類之一般的壯美性與優美性	71
Ⅲ 歌德 (1749—1832) 對於人生問題的解答與收穫	101
一 關於考爾夫及其「歌德之生活觀念」的介紹——	101
二 考爾夫	101
三 歌德時代之精神	101
四 歌德及其生活之意義	105

四	東西詩集之精神	一一〇
五	古典的人本理想	一一三
六	浮士德觀念之演化	一一八
七	歌德之生活觀念	一二一
III	八 結論	一二五
IV	席勒 (1759 — 1805) 精神之崇高性與超越性	一二九
	——宏保耳特：論席勒及其精神進展之過程(譯文)——	一二九
V	宏保耳特 (1767 — 1835) 之人本主義	一七五
	一 導言	一七五
	二 宏保耳特之精神進展及其著作	一七八
	三 宏保耳特所生之時代及時代精神	一八三
	四 宏保耳特之思想	一八七
	五 結論——宏保耳特之人格	一九三
VI	薛德林 (1770 — 1843)：大橡頌歌(譯文)	一九七
	附錄：介紹「五十年來的德國學術」	二〇三

1. 溫克耳曼 (1717—1768) ——德國古典理想的先驅

一 導言

德國文學史上的古典主義者差不多都介紹到中國來了，在一九三二年我們紀念過歌德的百年逝世，在一九三四年我們紀念過席勒的百七十五年誕生，在去年的四月，我們又紀念過宏保耳特 (Wilhelm von Humboldt)，其他如萊辛，海爾德，魏蘭，我們或則已有他的譯書，或則已有關於他的論文，在一般讀者的心目中，也都不是十分陌生的名字了，但似乎那作了德意志藝術科學的建立者，為歌德先驅，影響歌德最深，為歌德向往最大的約翰·約阿其姆·溫克耳曼 (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 却獨獨遭受到了不同的命運，我們對於他還沒有什麼認識。

約翰·約阿其姆·溫克耳曼，一如他被害時尚在年輕一般，他的精神永遠是新鮮的，活潑的，壯旺的，年輕的，他的一生，是為濃烈的趣味、純摯的友情、高華宏恢的理想所充滿。倘若說歌德的精神，是充分表現了現代的話，則溫克耳曼又恰恰是歌德的精

神的開端和萌芽。

歌德所向往的是溫克耳曼，溫克耳曼所向往的是古代的希臘。在溫克耳曼認為，只有在希臘那裏，是精神與肉體的合一，知識與藝術的一致，人類生活的內容與形式的銓合和無缺，換言之，他所企求的是完人，而希臘是他這理想的化身。這是古典主義的真精神。同時，這不特是古典主義的理想了，近代人所要解決的，也無非是這理想的實現，不過以現實為基礎，又要尋一些可靠的橋梁。

我們從溫克耳曼那裏所得的，不是一偏，而是完全；不是遼遠；而是切近；不是枯燥，而是鼓舞；不是狹隘，而是生發，開拓，和滋養了。因為這，作溫克耳曼之生平及其著作。

二 溫克耳曼生活之三期

生在一七二七年十二月九日的溫克耳曼，有人把他的生活分為兩期，以他在德國的生活稱為前期，以他在意大利的生活稱為後期，前期是陰鬱的，愁慘的，後期是快樂的

，明明的，但我覺得再詳細一點，似乎應當分爲三期：在他三十一歲以前，這包括自一七一七年至一七四八年，是第一期，我稱爲苦悶期，自此到三十八歲，卽至一七五五年，是第二期，可以稱爲準備期，此後到死，那時他五十一歲了，是一七六八年，乃是第三期，我稱爲完成期。

在他第一期生活裏，他受的完全是壓迫，毫無開展；以到德勒斯登（Dresden）爲關鍵，他纔開始了他的第二期的生活，在這一時期裏有他的第一部著作出現，他的思想才完全在這裏顯示了萌芽，在實現他能到羅馬去的夢以後，乃是他躋入第三期的生活的時候，在這時他纔寫出了他那不朽的藝術史的名著。

他自始是窮困的，以鞋匠之子，而生於德國的北部，居柏林之西的施頓達耳（Stendal），先就學於故鄉，其後他在柏林入了皇家的文科中學。

他對於藝術的興趣是很早的，早年在施頓達耳就見過中世紀的宗教藝術，課本上也印有古代教堂的畫圖，這都在在給他很深的印象，似乎已經預示着他要作一個古代藝術的研究者和鑑賞人了。